

史記菁華錄卷四

廉頗藺相如例傳

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故廉頗相如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起

案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十五城豈無地趙王與大將軍

廉頗諸大臣謀插廉頗好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

以五句約畧當日謀議之端不寫入某甲口中最得神理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是又上議也宦者令繆賢曰臣

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此

原叙法若入拙手必先實叙一曰君何以知燕王語曲折甚多臣語曰臣嘗從大王

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

燕弱而臣幸於趙王此段見其智謀之遠故燕王欲結於君一句一境一轉今君乃亡趙走燕畏

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求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鑕請罪則幸得脫矣此段見

情之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此寺人具眼如此相宜可

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否相如曰秦彊而

趙弱不可不許先定欲予欲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

相如傳只完壁會通也二事其未綴以柔廉頗者直為合傳地也故文亦以和氏璧直叙起更不細列相如他事此自一家體製也今人立一小傳輒牽扯支蔓不已及細視之又無一事著精神盡史學之不講也久矣

孟氏之言諸侯之寶三而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趙與秦皆大國也使以一璧

之故而與兵
構怨雖未
知縱使趙王
抱璧以殉亦
何與社稷至
計相如而果
為趙謀宜正
謝秦曰和氏
璧玩好之資
匹夫之好也
君乃捐土地
以易無用之
具當不其然
寡君勿敢從
命度秦亦無
以強也今乃
既予之而復
詐歸之亦策
士之權宜非
老成之碩畫
矣
秦王既齋戒
其禮其勢固
不得不予趙
城渠之意不
過以為寄焉
而已今日予
之他日復命

不許曲在趙趙子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諸大臣但計利害相如提
出曲直來此使得養勇根王曰誰可使者此召相如正意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
本兩言而決真為善謀却問在後好
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料得破把得定行得
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
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在相如可知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却目光炯然
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請指示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先須
奪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
空言求璧再借勢直扶其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
欺況大國乎忠動之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驪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
奉璧拜送書於庭先伏此筆蓋相如之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終乃極言故今
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要他齋戒意臣觀大王無
意償趙王城邑方說到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并說
柱之相如持其璧晚柱欲以擊柱甚妙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按圖指
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畫得逼真然十五城交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

一將軍出盛陽固可還其

故物也且相

許秦以資秦

樂圖而趨已

三才圖會

掌之
上
而
仍

色在
德之
福在
功在

奉使之日已

徽底算盡

以必信其言

為主然則相

強果之士而

其子講學之方先儒或謂

為大幸良不
誣也

人臣謀國

看得明白即

智勇皆從此

不可得

此度字仍從秦王傳示美人
及左右一片泄泄光景想來

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

不敢不

言至此相如主意久定
秦必無得璧之理矣

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

九賓于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

此度字全在頃刻間辭氣容貌之間攝伏之故倚柱晚柱之時多少英氣

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

欲此度字則相如徒
以自信其言於

趙三事雖奇時而當
日事恐不盡然

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壁於趙秦王齋五日後

乃設九霄于庭外

使者藺相如加趙九賓禮之一節也

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

琴公以來

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

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強而趙弱

成案妙

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

壁來今以秦之強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壁而得罪於大王乎

語中情以理蓋
前之所必

臣知最大王之罪當誅臣請湯鑊充抽開一身之計方見斬截

唯大王與羣臣熟

計議之但今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寫得絕倒想此時真是哭不得笑不得只一嘻字傳神極矣或以怒解之誤也左

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曰今我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轉機不如因

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只帶說所計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

之即借九賓大禮以禮相如故加廷圭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然過拜相如一重拜相如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為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憑空跳起隨手抹倒。正為相如脫穎耳。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于西河外渑池。自是詐誘若無相如事，未可知。趙王畏秦，欲毋

行。廉頗、蘭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怯以人言。趙王遂行。相如從。廉

頗送至境，二人或分或合。傳中巧妙處。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此大

暑也。獨叙在廉將軍口中。則廉亦豈一武夫已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先壯相如之氣。

遂與秦王會渑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秦人作趙王鼓瑟，秦

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會，飲令趙王鼓瑟。」不過欲當場書一令字為勝。趙

蘭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寫成一笑，明明

瑟耳詞。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其勢秦王不肯擊缶，何難一擊

氣又饒。秦王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反言劫刺之事也。度亦一時

者又虛。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粹辦語，但其勢實壯，真不可

當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不可無此一筆。不於是秦王不憚為一

擊缶。若甚比之從容。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以為字對

相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不復成蘭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

王壽。咸陽秦都也。都城可請則秦不國矣。妙語。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須知此語從秦趙亦咸設兵

廉頗結廉固

生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玩相如完璧歸趙一語，當奉使時已自分璧完而身不與之俱歸矣。此時隻身處見若有絲毫冀倖之情，即一字說不出，看其侃侃數言有倫，百脊故知其明于致身之義者也。

秦王轉機其捷早已不復從從起見，左蓋猶視乎藪澤也。

比合傳也。廉

趙李諸人然

以廉頗起以

廉頗結廉固

廉頗結廉固

廉頗結廉固

廉頗結廉固

廉頗結廉固

廉頗結廉固

廉頗結廉固

廉頗結廉固

廉頗結廉固

廉頗結廉固

三人之綱
廉趙李皆武
臣惟相如為
上卿乃相如
二事皆爭勝
于口舌之間
而於相如傳
中特將立太
子以絕秦望
一議屬之廉
頗則廉將軍
之為社稷臣
加于相如一
等明矣史公
好奇而有奇
識詳簡以著
其奇右廉以
見其識千秋
良史之才豈
偶然乎
為將者之品
有大將有戰
將廉頗識畧
高深能持重
而不利于割
疾有大將之
才而或不足
于戰將之用

以待秦秦不敢動無此一着便成兒戲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關出

頗一秦伐韓軍於闕與從趙地進兵伐韓王召廉頗而問曰插廉頗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

難救持重好頗大將非戰將也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引二人以頗為主側筆有法又召問趙奢

奢對曰其道遠險狹亦同此語妙辟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養氣一法王乃令

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養氣一法王乃令

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養氣一法王乃令

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養氣一法王乃令

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養氣一法王乃令

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養氣一法王乃令

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養氣一法王乃令

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養氣一法王乃令

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養氣一法王乃令

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養氣一法王乃令

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養氣一法王乃令

趙奢自是戰將至其納許之之言而又能表章出之亦有大將之度者矣凡事特患不見破耳趙奢將勇者勝一言已看定關與之戰只在義氣然而失石所交風雲變色誰呼所及屋且皆飛已即不搖能保此千萬人之心志不潰然而散乎堅壁二句疾趨二日其心中眼中不復有絲毫利害之感是真有得于持其志而無暴其氣之旨者也戰為聖人之

者勝得地利以鼓勇氣連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此句直接前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只是以氣勝秦軍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結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厯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

總結如椽之筆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

能知必死而直蹈之則勇氣自振凡人不能勇者只是冀倖不死耳然倖生者顧未必生而自必死終或不果死也此贊

但發明此義

非死者難也處也者難方藺相如引璧晚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

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大山其處智勇可謂兼

之矣

四人合傳贊止相如史公好奇之過也

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合傳同時同國各見其奇與他傳牽連而書者不同故傳

中多作羅紋體而叙廉頗事則加勤叙相如事則獨膽一以為諸子之綱維一以

見恢奇之絕軌也以余觀之則皆朝不及夕一切苟且以圖存之計焉耳蓋相如

以一璧之故一擊缶之微樽俎折衝以犢觸虎其得免也亦云倖矣及其歸也不

聞昌言碩畫以為善後之圖則怏怏趣湯五步濺血此技可長恃乎李牧趙奢一

將之用有餘猛虎在山藜藿不採秦人或稍憚焉而朝廷大計則非其所知惟廉

所慎宜細故
裁焉服君子
是乎不可及
矣許歷一段
叙得狡獪只
是窺得越者
作用彼應之
言即奢之言
也如謂奢見
不及此則此
行無應奢遂
不能集事耶
必無之理矣
上大夫雖
屈原而憲
之造既出
王使則即奪
之當無以胃
其能也總之
小人之一念
動于惡者肆
妄膽必至破
壞他人能事
而後已雖已
亦不能自曉
難發開口便

將軍沈毅深遠而一生無大奇節史公著筆頗輕及乎晚節被讒一不得當而猶有思用趙人之語夫鍾儀既繫猶鼓南音范叔西遊無忘邱墓廉將軍於此遐哉弗可及已而惜乎趙之不終其用也史公嗜奇所取者在蘭不在廉故文之工贍者亦在此不在彼而余之選錄則專以其人也因廉傳不採故附論之于此以著四子之優劣云

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全傳

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

總綱

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

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

跟明于治亂

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

跟嫺于辭令

王甚任之上

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

勢逼而爭然其能不及則懷王使屈原造為憲

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靳見而欲奪之

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

切中庸

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

所以眾莫不知之故

王怒而疏屈平

只是疏而不屈平嫉王聽之不聰也

能知上言行邪曲之害公也

就上官害方正之不容也

就王聽讒謠之蔽明

就王言邪曲之害公也

就上官害方正之不容也

見疏言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馬也

就王言邪曲之害公也

就上官害方正之不容也

呼皇考伯庸
後又指九天
以為正母之
天呼父母之
實証也再轉
由蓋自怨生
句來然則號
泣于吳天于
父母孟子以
為怨慕不與
此文相表裡
乎舉千秋血
性文章而歸
之于忠孝此
傳實難離之
并序不僅左
徒之行狀而
已也
既以楚之存
亡係于原傳
則楚事不得
不叙然不得
喧客奪主也
看其叙事叙
叙得妙
此上通為一
大段只屈平
既縱屈平既

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離騷如此洋洋巨篇只以呼天

以千古為昭史公眼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離騷如五字渾之忠孝志所

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已上言騷之所由作國風好

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嘗下道齊桓中述湯武

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三句從明于治亂來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

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六句從嫺於辭合來以下申言其

超其志潔故稱其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脫於濁穢以浮

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括志字精雖與日月爭

光可也屈平既絀逆接王怒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

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

如餌小兒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

不聞六百里如龍販偏更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

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平遂取楚之漢中地所失反不懷王乃悉發國

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

疏二句始終
闕照是主句
餘皆觀起本
傳非正文也

此上又一段
是懷王入秦
不反公案前
段屈平語在
後此段屈平
語在前作文
中變化法
善讀書者取
其意而遺其
詞今史公每
插一段論斷
取離騷讀之
即處處有吻
合之妙予故
曰此離騷之
升序也
楚懷王狂惑
之主然其始
本能寵任屈
平則亦不可

大因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

和楚未可卒滅秦之玩弄諸侯極矣尤可悲可恨

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

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

如角力拳勇之夫一交手後看破伎倆全

不以為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辨于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

意矣

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正傳不復在位使於齊位非賤斥也只是疏遠之意

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何故又悔總是何故又悔

之殺其將唐昧極多又未嘗不明畫時秦昭王與楚婚陽然復起一頭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

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

屈平之言亦不必甚鋒芒而行間字裏無人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

懷王以求割地秦之不直不必言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

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

只須據事直書而楚人既咎子蘭以勸

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兩句合寫妙方見屈平之怨直舉國之公憤雖放流瞻顧楚國係心懷

王不忘欲反冀倖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

仍入離騷文理

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千古善讀

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

悟也

語勢纏綿

人君無知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國以自佐

特插入一段議論只此段

謂之不知人也。惟其一念之欲自見其才而掩人之善，以為己有，遂致為宵小所窺而巧以中之。然屈大夫於此殆亦不無天人之習氣，於惜已美而不肯假借，容亦有之。此正不解夫隨流揚波，舖糟啜醢之理者。也。雖然，以屈子之賢，夫豈不知正以狷潔之性，必不能少貶耳。故自撰漁父辭，懷沙賦以明本志。史公獨摘此二文以終本傳，真讀書論世之巨眼也。

是史公自發感慨，不待樂將前文例之。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

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千古痼疾，一筆點破。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

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古本作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

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

豈足福哉？引一筆，即疎宕。令尹子蘭聞之大怒，遙接屈平既嫉之段，此句是篇中第一奇筆。卒使上官大夫短原

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始斥而放之。乃作懷沙之賦，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

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

令，終莫敢直諫。一段終，屈原。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一段并終楚與篇首自楚之同理也，句關合。

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此傳過文，獨有味外味。過湘水，投書以弔屈

原。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本傳前半拈出，志字意正如此。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

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

而自令若是。從長沙賦中看出，即歷九州而相君等句。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即以賈破賈知。

弔屈原賦亦

有為之言也。

荆卿列于刺客傳為燕太子丹也不得然其游歷諸國遍交賢豪各有奇特豈紀處又不足割棄不寫看其從齊衛插衛插入而之燕三字以定其名隨後逆叙游衛游榆次游邯鄲三段因以既至燕一語遙接方寫燕市淋

屈靈均千古潔人也觀其離騷九歌九章撰著美人香草觸手芬菲何處不滋蘭九畹而樹蕙百晦哉史遷之知靈均只在於至潔中見其一片血性而其狷介無謬之况俱於言外見之本作離騷序言而即移為左徒傳贊耳當與莊叟天下篇及史記自序篇參覽斯得其旨

刺客列傳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備叙履歷固見

鄭重然兩名兼載正荆卿好讀書擊劍占身分語以術說衛元君劍術耶縱橫之術耶一

史公痛惜其無成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衛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于野王荆軻故偏作爾許身分

嘗游過榆次比二段皆極寫荆軻推剛為柔又似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

出入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

蓋聶益劍客之才者此段原為篇末擊劍不中而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

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寫英雄心目荆軻游於邯鄲魯句

踐與荆卿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默而逃去遂不復會士不遇知己徒死無益而尚逃去直與淮

陰俛出跨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此時方荆軻嗜酒日與狗下同意

滴興致又隨
添所游諸侯
二句復以其
之燕三字收
還針路之密
極盡經營固
不得以史公
藉國策為藍
本而專摘其
刺秦王一刺
也今特錄前
後史公叙傳
本文凡國策
所有者不復
著云
荆卿之有高
漸離猶聶政
之有妙瑩也
大丈夫為政
已者死一腔
熱血本不求
表暴于天下
而無如荆卿
之于太子丹
殊莽猜嫌實
算不得知己
七尺之軀浪
付賢子殊為

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

一段酣暢淋漓之極酒酣以往字法況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

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

一生恍惚發洩殆盡不但樂時暢遂也荆軻雖游於酒人乎

其為人沉深好書

複應好書加以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毫長者相結拓一其之燕

轉收燕之處士田光先生

高樓田光正極子荆卿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

有深匿作於宋子地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

不能去

忍不住露穎尋常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妙語

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

以上為一節而高漸離念久隱

畏約無窮時

偏能代道其肺腑中語妙甚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

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

以上為一節客無不流涕而去者

燕市流連久

不隕此涕矣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

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

祖龍頗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得見始皇之由稍益

近之

漸寫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擊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

即扑殺此獠高生豈不為薑粉

耶舍生之大大為荆卿增重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國策荆軻刺秦王一篇文章固妙絕千古然其寫荆軻處可議實多如聶政尚不

可惜故當時
若不得高生
一番奇烈荆
之滅價良不
少也酒酣歌
泣託以千秋
豈徒然哉

蒯徹以相人
之術諷淮陰
侯不聽伴狂
為巫嘗著書
二十篇此段
從彼採入故
故自成一首
機軸

肯輕受嚴仲子百金之餽而軻則早恣享燕太子車騎美女之奉一也聶政忌多
人語泄獨行仗劍至韓而軻則既必待吾客與俱又且白衣袒跽擊筑悲歌豈不
慮事機敗露二也聶政抉面屠腸自滅形迹軻乃箕踞笑罵明道出欲生却報太
子丹之語三也至以虎狼之秦而欲希風曹沫約契不渝其愚狂無識更不足道
矣史公想愛其文之奇又不可妄為點竄故特於前後自出手眼寫得荆卿沉深
儒雅迴絕恒流并高漸離隱約精靈雙峙千古遂使其疎莽無成處俱藏却許多
疑案令人不忍多訾矣此其筆力迷離獨有起解軻得此庶幾不枉此一死也今
人誦國策多置史傳始末又安見古人之深意哉

張耳陳餘列傳

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

本名徹以武帝諱易通

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

蒯通

明於事機與戰國傾危之士絕異矢口弔賀並至善于聲動

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

明其前之得罪于咸陽父老子弟法

實使然雖為作周旋語然非亦雖飾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

不可勝數

寫得滿眼冤頭債人不由人不動心

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

下大亂秦法不施

極其明劃無一語欺范陽令

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

必傳

如此人方可謂之排難解紛
史記文密而實奇橫國策
文幼而實平整筆徑自然
要關天分此段最似國策
若其為范陽今及武信君
諫片語之間免却千里兵
戈慘禍文在魯運之上品
居王蠋之前者所能及也

後得為慈孝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轉機逼清武信君兵且至即趙王武臣而君

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徒然取死實無益於忠節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

在今矣妙在投身相為若空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畧

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起法與前同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畧地

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文勢慈龍育秀然與史記疎宕有別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頓整

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更不支蔓人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非寫范陽令

是此其所以不待戰而千里可定也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

令自以城距君實然劉項起事何嘗不爾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

亦不敢殺其令說來如指上螺紋細細可辨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趨馳燕趙郊見之

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三句即前怯而畏死二句此臣之所

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極龍慈郁秀之到寫來絕妙與其懸鼎鑊以拘何如懸華衣而招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

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從此遂復立趙國

趙王間出為燕君所得武臣方與餘耳畧走燕界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要知求之愈急雖盡與趙

地猶未必歸也使者往燕斬殺之不可嚮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以兩賢所患而養卒易言之接手入神有廝

養卒之論事

勢明透已極
蓋深知武臣
之不足事而
見張陳之必
非人下者也
此段語張陳
固不欲人道
破然即為此
時名為求王
實欲燕殺之
則殊未必然
蓋此時果然
燕之殺武臣
便當行而
前決一死戰
則趙王必危
乃幾十餘使
而未敢與兵
正其投鼠忌
器之私衷耳
而不聞特賞
則未必不以
其道破隨情
而忌之也即
謂欲殺趙王
亦未為逆詐

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通盤算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

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寫得妙若與笑者解折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

若待燕將先問便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先布此燕將

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然後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一笑字從容之極此

君未知此兩人的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三人總提便不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

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耶豈誑燕將哉但求大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

此等宕筆史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字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目

如炬而口齒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時以國言今君乃囚趙

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此三語則未必果然燕果

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也左提右挈二而責殺王之罪也滅燕易矣燕將以

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趣極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自將伐匈奴趙王耳子敖朝夕袒裼袒而劉牲羈蔽所以

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隆準公善罵常以此失功臣趙相

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始與高祖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辱主也

已甚張敖固無反謀然而人臣之義將則必誅其高謀叛激於禮貌之微罪固當死教為人臣而隱忍保奸借使其事竟成教不得儼然南面乎為教者力能誅高則誅之不能則告之高祖方是純白心所以為人臣者知春秋之義也高祖賜妻赦姓劉而云妻者乃劉也于柏人心動則於人也粗造杜撰可哂亦可愛小處傳

先自恣後說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自立玩此二語益見平昔等夷不肯相服今王事高祖甚

恭而高祖無禮高祖字皆誤姑仍之請為王殺之不濟張敖誓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張敖固

恨處不小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語甚鄭重願君無復出口

惟甚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此何事而同事者多于十人蓄蓄謀者餘于一歲豈有不敗之理乃吾等非也吾

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洩王為乎語氣極抗慨

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真有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一年貫高等乃壁人栢

人要之置此語極古與逆多謬解蓋伏刺客于栢人縣之要路館驛以待之置置驛舍也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

栢人栢人者迫於人也趣甚警甚不宿而去有天命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

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無此觀不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

為之其如聞聲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提出乃檻車膠致也乃

防護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

舒等十餘人疑此句與字當作之字蓋貫高首為怨家所告亦當逮治何待脫鉗從王孟舒等自是貫高之客耳皆自髡鉗為王家奴

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我薦為之王實不知久要不忘吏士榜笞數千刺剗身無可

擊者總言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忽插此段文章上怒